



地平说

与普遍的误解相反，中世纪教会并没有教导地球是平的，而且我们有很多方法可以证明地球是球形的。

我在第一届国际地平说大会上学到了什么

我去了哪里？为什么去那里？

2017 年 11 月 9 日至 10 日，我参加了在北卡罗来纳州卡里市举行的首届“地平说国际大会”（FEIC）。你或许会好奇我为何要参加。要知道，我曾在“创世记解答”（Answers in Genesis）网站上多次撰写关于地平说的[文章，甚至还在博客上发表过几篇相关文章](#)。今年夏天，我们还专门制作了两期“创世记解答新闻”（*Answers News*）节目（[点击此处](#)和[此处观看](#)）。如果我要对这一运动进行客观的批判，就必须对其进行深入的研究。参加这样的会议，直接聆听地平说运动领袖的发言，并与地平说信徒交流，正是我研究工作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初步印象

超过 300 人注册参加了会议，但也有一些人缺席。我必须承认，我带着忐忑不安的心情参加了这次会议。我不知道自己会受到怎样的对待——我担心自己会被视为闯入者或间谍，从而遭到敌视。如果我能悄无声息地参加会议，不让任何人知道我的身份和目的，我会非常高兴，但我担心有些人会认出我，即使认不出我，至少也会通过我的名牌认出我。我原本计划尽量避免与人交谈，但这对我来说很难做到。第一天午餐后不久，就有人认出了我。著名的神创论者乔·泰勒也参加了会议。我们最终花了很多时间在一起。乔并非地平说信徒，但他认识一些地平说运动中的知名人士，并把我介绍给了他们。这些介绍打破了僵局，到第一天结束时，我已经非常放松了。

睡了个好觉很有帮助，第二天醒来后，我决定在会议第二天要更积极地与人交流。这让我为接下来认出我的人——诺埃尔·哈德利——做好了准备。诺埃尔在会议举办的酒店吃早餐时走过来和我搭讪，我邀请他一起吃。我们聊了大概一个小时。诺埃尔从小就接触“创世记解答”（Answers in Genesis）和“[创造研究所](#)”（Institute for Creation Research）的资料，所以他对我的工作很熟悉。这其中也包括我对“地平说”的批判，而他近年来也开始接受这种观点。他惊

讶于我竟然会出现在这个会议上，于是问我为什么来，我很乐意解释。我们的谈话非常愉快，尽管他坦白说，他曾在博客和最近出版的一本书里“猛烈抨击”过我。我在网上搜索了一些他写关于我的内容，但并没有被我找到的东西冒犯到。所以，别担心，诺埃尔。我和其他大多数人的谈话也很愉快。

我学到了什么？

我对这次会议的内容有点失望。我原本期望能听到和看到一些关于地平说的新信息，但事实并非如此。许多演讲基本上都是人们讲述自己如何相信地平说的个人经历。因此，我并没有学到多少关于地平说模型的新知识。不过，我确实对地平说运动本身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在交流和演讲中，我了解到，有些人一旦“公开承认自己相信地平说”，就会失去工作、朋友，甚至家人。因此，许多与会者显然把这次会议视为一个安全的避风港，在那里他们可以找到和自己一样被排斥的人。这显然给许多与会者带来了快乐，我想，只要对方举止得体，这些人最不可能做的就是去指责他们中间的非地平说信徒。

许多与会人员显然将这次会议视为一个安全的避风港，在那里他们可以结识像自己一样被排斥的人。

令人遗憾的是，在一次演讲中，有人站起来质疑演讲者。讽刺的是，这位捣乱者是一位地平论者，却强烈反对演讲者的一些观点。两人之间的互动持续了太久。负责人本应立即要求此人坐下并保持安静。我在这次会议上听到了很多我不同意的观点，但这显然不是进行此类讨论的时机和地点，所以我根本没有冲动去反驳。除了和乔的对话之外，在其他人的交谈中，我并没有试图反驳任何关于地平论的论点，尽管我做好了准备，如果有人问起，我也会这么做。我唯一一次接近反驳是在我主动接近某人，试图提出一个进一步研究的建议时。然而，我担心我的意图被误解了，我交谈的那个人很快就变得很防备。也许如果我当时是单独和这个人交谈，而不是在众目睽睽之下，情况会好得多。我不会再犯同样的错误了。

在第二天下午的问答环节中，一位与会者询问，在座各位能否解释一下，为什么一些创造论机构对“地平说”问题保持沉默。他特别提到了“创世记解答”

（Answers in Genesis）和“创造研究所”（Institute for Creation Research），甚至说他曾在 2013 年写信给“创世记解答”询问过“地平说”的问题，但一直没有收到回复。后来我和这位先生谈过。他说他收到了一封标准的回复确认函，但之后就杳无音信了。需要说明的是，我于 2013 年开始在“创世记解答”工

作，但直到 2016 年初才注意到“地平说”运动，并开始在“创世记解答”和其他创造论机构中发出警告。2013 年，“创世记解答”内部没有人意识到“地平说”是一种流行观点，所以这位先生的询问并没有转交给我。此外，由于当时我们并不了解这个问题，所以不像现在这样有现成的回应。显然，提问的那位先生最近没有浏览过“创世记解答”（Answers in Genesis）网站，否则他很可能就会看到我关于地平说的文章。从各位专家的反应来看，他们显然都不知道该如何回答这个问题，所以并没有给出什么实质性的回应。

与一些与会者和演讲者不同，小组成员中没有一人自称是基督徒，因此他们并不熟悉圣经创世论，也不了解像“创世记解答”（Answers in Genesis）这样宣扬创世论的组织。虽然有传言说“创世记解答”的某位成员也在现场，因此可能能够回答这个问题，但显然小组成员对此毫不知情。至少有两位之前小组的成员知道我在场，如果他们当时也在小组里，很可能会把这个问题转给我。我担心那两位或者其他知道我在场的人可能会大声喊出来，让所有人都知道我在场。不过，当时的情况并不合适，所以当这种情况没有发生时，我感到非常欣慰。我留意着提问者坐在哪里。后来他离开会议室时，我递给了他一张名片。之后我们坐下来聊了一会儿。那也是一次愉快的谈话。

许多与会者显然都非常兴奋，他们频频鼓掌、欢呼、高声赞同，甚至在一些演讲结束后起立鼓掌。他们无疑是地平说的忠实信徒。但那些不那么轻易表达自己想法的人呢？从他们身上穿着的地平说T恤来看，他们可能只是比较内向。不过，我怀疑还有一大批人也出席了会议——他们对地平说持保留态度，或者正在研究这个理论，尚未确定自己的立场。我代表了第三类参会者——他们反对地平说，但来这里是为了了解这个理论。我不知道我是否是这类人中的唯一一人。当然，还有第四类人——各种类型的记者，以及至少一个纪录片摄制组。

队伍内部的分歧

关于地平说运动内部的分裂和争吵，人们进行了大量的讨论。显然，该运动内部存在着许多形而上学的张力，一些人是保守的基督徒，一些人是穆斯林，还有一些人是新时代运动的信徒。另一些人则否认自己属于任何这些类别，但他们的信仰究竟是什么，我们不得而知。几乎每位发言者都明确表示，地平说运动中不存在无神论者。人们不得不承认，一个被穹顶包裹的圆形扁平地球是如此人为构建的，以至于这样的系统不可能源于自然。因此，必然存在某种或某些力量创造了它。这种创造力量可能是多种可能性中的任何一种。它可以是真主安拉、某种“更高的力量”、一

群精灵，或者某种非人格化的力量。从地平说信徒广泛的宗教信仰来看，很明显，相信地平说并不一定会导致基督教信仰。显然，运动中一些非基督徒对基督徒不断引用《圣经》感到恼火。

几乎每一位发言者都明确表示，不存在相信地球是平的无神论者。

另一个紧张局势源于该运动内部对地平说模型的不同理解。还有一些分歧则源于性格冲突。这或许可以解释为什么埃里克·杜贝没有出现在会议议程上。几年前，杜贝在推动地平说运动方面可能比任何人都更有影响力，但如今他的影响力已大不如前。一位在会议早期发言的人士承认了杜贝的缺席，但他同时也明确表示，早在两年前会议筹备之初就已向杜贝发出邀请，但杜贝婉拒了。或许“婉拒”一词还不足以形容他的婉拒，因为据这位发言者称，杜贝曾公开谴责地平说国际会议是一场骗局。这位发言者还提到，一些已注册参会的人因为各种不满而决定不来。这些不满包括指责一些地平说的推广者并非真心实意，只是把它当作恶作剧来宣传；而另一些推广者则主要出于牟利目的。

“历经 500 年才得以实现”

我在这次会议上看到一个主题是“酝酿五百年”。我问了几个人这是什么意思。作为[基督徒](#)，他们推测这指的是新教改革，因为那场改革始于 1517 年，距今正好五百年。他们认为地平说运动呼吁[教会](#)回归圣经的权威，他们认为圣经教导地球是平的。然而，正如我之前提到的，许多地平说信徒并非基督徒，非基督徒的地平说信徒不太可能这样理解这个口号。会议的主要组织者罗比·戴维森（他恰好是一位基督徒）在欢迎致辞中提到了这个口号。他认为，正如马丁·路德挑战罗马天主教会一样，地平说信徒正在发起一场新的改革，挑战现有的教条。

然而，我认为这句口号还有更深层的含义。它或许暗示了许多人深信不疑的关于地球形状的虚假历史。我们大多数人从小就被告知，在五百年前克里斯托弗·哥伦布出现之前，几乎所有人都认为地球是平的。根据这种说法，当时人们的观念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从相信地球是平的转变为相信地球是球的。正如[我之前指出的](#)，这种说法是错误的，因为相信地球是球形的这种观念在西方已经盛行了两千多年。此外，与常见的误解相反，[《圣经》和教会都没有教导过地球是平的](#)。事实上，直到 19 世纪，教会中才有人声称地球是平的。这种另类的历史观在“地平说”群体中非常流行。例如，[这篇文章](#)就明确地阐述了这种错误的历史。

地平说支持者往往将这段错误的史实与四个世纪前发生的范式转变的真实历史混为一谈。当时，西方大多数人放弃了地心说，转而接受日心说。然而，地球的形状和它是否运动（在大多数情况下）是两个毫不相关的问题。虽然我不记得有发言者明确地将两者混淆，但我感觉这是某些发言者的误解。

一些具体的批评意见

周五午餐前，两位著名的地平说倡导者鲍勃·诺德尔和杰兰·坎帕内拉宣布推出网站 fecore.org。他们承诺该网站将提供严格的测试来证明地平说的正确性。然而，他们分享的内容却预示着这项努力的前景堪忧。他们的大部分言论都带有嘲讽的意味，质疑在传统的 worldview 框架下，事物怎么可能如此。诺德尔率先发言，列举了大量支持地平说的证据。他首先引用了传统的说法：太阳直径 86.5 万英里，距离地球 9300 万英里，光速传播时间为 8 分钟，但太阳看起来却只有飞盘那么大。这里立刻出现了一个问题——“看起来只有飞盘那么大”究竟是什么意思？是指飞盘离脸只有几英寸，还是离脸一百码远？但诺德尔给出的数据似乎可以解释太阳为何看起来（大概）如此之小。如果用 865,000 除以 9300 万，太阳的视直径约为 0.0093 弧度。乘以 57.3 将其转换为角度，得到 0.53 度，即太阳的角直径。如果一个飞盘的直径为 9 英寸，那

么在 80 英尺的高度，它与太阳的视直径相同。因此，不存在问题。

但更糟糕的是，克诺德尔提到了北极星。他说，天文学家声称北极星的直径是太阳的 46 倍，但它距离地球 433 光年。他把这个距离换算成太阳到地球距离的 2700 万倍。然后他语气沉重地说，如果北极星离地球这么远，我们怎么可能相信它还能被看到呢？让我们用一些数字来验证这个说法。天文学家用星等来表示恒星和其他天体的亮度。两个星等之差 m_1 和 m_2 的公式是：

$$\Delta = m_2 - m_1 = -2.5 \log_{10} \frac{l_2}{l_1},$$

其中 l_1 和 l_2 分别代表两个光源的强度。太阳的视星等为 -26.7，北极星的视星等为 2.0。因此，太阳和北极星的视星等差为 28.7。利用克诺德尔公式，我应该计算出怎样的星等差？恒星的强度与其温度的四次方和半径的平方成正比。太阳的光谱类型为 G2，北极星的光谱类型为 F7。这使得北极星的温度略低于太阳。作为近似，我们可以假设它们的温度相同。光强随距离的平方成反比，因此，为了将北极星与太阳进行比较，我们必须将北极星的直径平方（是太阳直径的 46 倍），然后除以距离的平方（是太阳距离的 2700 万倍）：

$$\frac{46^2}{27,000,000^2} = 2.9 \times 10^{-12}$$

也就是说，根据这些数值，我预计北极星的亮度只有太阳的 2.9×10^{-12} 倍。将这个比值 I_2 / I_1 代入上述公式，我得到的星等差为 28.8，这与我的预测基本一致。如果代入正确的温度、大小和距离值（克诺德尔使用的值虽然接近，但显然已经过时），或许可以得到与上述预测值完全吻合的结果。关键在于，尽管克诺德尔如此声称，但根据他所使用的数值，观测北极星绝对没有任何困难。我本可以就此作罢，但克诺德尔自称是工程师。我认识的大多数工程师都能很快地进行我刚才所做的那种数值分析，因此我对克诺德尔未能做到这一点感到震惊。当然，有人可能会反驳说克诺德尔并非天文学家。然而，我上面使用的所有信息和公式都不是天文学家保守的秘密——所有这些信息都可以在维基百科等许多来源轻松找到。

或者看看克诺德尔对月球环形山阿里斯塔克斯的讨论。他正确地指出其直径为 25 英里，然后问道，如果月球距离地球 25 万英里，肉眼如何能看到阿里斯塔克斯环形山？用 25 除以 25 万，我得出阿里斯塔克斯环形山的角直径为 0.0001 弧度，略小于 0.006 度，或三分之一角分，即 20 角秒。由于肉眼最多只能看到大约一角

分，因此阿里斯塔克斯环形山太小，肉眼无法看到。但我不知道克诺德尔的观点是什么，因为我不知道有人声称自己仅凭肉眼就能看到阿里斯塔克斯环形山。然而，即使是小型望远镜，也能分辨出只有 20 角秒大小的物体。所以，这里并不存在克诺德尔所说的问题。

那天为什么没有人看到月亮靠近太阳然后又远离太阳？

克诺德尔说他观看了去年八月的日全食，但他没有看到月亮靠近遮挡太阳，也没有看到月亮在日全食结束后移开，所以一定是其他东西在日食期间遮挡了太阳。这是地平说信徒们常用的说法，但他们似乎从未指出过那“其他东西”究竟是什么。我对这种缺乏好奇心的根本性认知感到震惊。我的朋友大卫·里夫斯在日全食期间拍摄了这张长时间曝光的照片（见下文），照片中太阳日冕严重过曝，但却清晰地展现了地球反照光照亮的微弱月光。照片中可以清晰地辨认出月球上的许多特征，这表明在日全食期间，月亮确实位于太阳前方。为什么那天没有人看到月亮靠近太阳然后又移开呢？新月时，月亮亮度较低，并且位于与明亮的太阳大致相同的方向。因此，每个月新月前后，月亮都会有两到三天的时间不可见。任何认真观察过月相变化的人都会明白这一点。显然，克诺德尔并没有对此进行充分的研究。



我还可以继续说下去，因为接下来的内容都一样。克诺德尔在演讲中说的每一句话都很容易反驳。我惊讶于竟然有这么多人会被如此薄弱的论点所蒙蔽。

结论

我可以给组织者提几点建议，以改进未来的会议。正如我之前提到的，虽然我对地平说本身了解颇多，但并没有学到任何新的知识，尤其是关于地平说运动的内容。这对大多数与会者来说可以接受，因为正如我之前也提到的，他们中的许多人只是想找个地方寻求慰藉。然而，未来的会议应该更进一步，深入探讨一些更基本的内容。

没有纸质会议日程。我询问后得知，是因为会议日程一直在变动，多次更改。事实上，周五上午的第一场报告根本没有进行。我原以为是第一场报告会迟到 20 分钟才开始，结果却是第二场报告提前开始了。甚至连日程变更的口头通知都没有。几乎所有报告都未能准时开始，因为没有一位报告人能按时结束。我建议未来的会议应该提供纸质日程表，在注册时领取，并且要求所有报告人严格遵守规定的时间，以确保会议按计划进行。

哦，还有，任何捣乱者或扰乱秩序的人都应该立即制止。这不应该是演讲者的责任。

尽管我当初参加第一届“地平说国际大会”时有些忐忑，但我玩得很开心，也很期待明年去丹佛参加第二届会议。也许到那时，我就可以更直接地接触到更多地平说的支持者了。

读完这篇文章，你心里是否有一些触动？有没有一些新的想法，或者值得你认真思考的问题？或许，你也开始重新思考自己的信仰和人生的方向。

如果你愿意，现在就可以向上帝祷告，打开心门，成为祂的儿女。祷告不需要华丽的言辞，只要一颗真诚的心。你可以这样祷告：

天父上帝，今天我来到你面前，愿意立定心志，宣告我相信耶稣基督是我的救主，是我生命的主。我愿意离开过去那些不讨你喜悦的生活方式，求你赦免我的过犯。靠着你的恩典，帮助我学习顺服你、爱人如己，活出你所赐的新生命。求圣灵每天引导我、扶持我，使我一生荣耀你的名。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

如果你已经做了这个祷告，愿你知道，你并不孤单。信仰的道路需要陪伴和成长。鼓励你在自己居住的地方，寻找一间合适的教会，与弟兄姐妹一同聚会、学习和成长。

如果你有任何疑问，或在信仰上需要帮助，欢迎随时写信与我们联系。我们愿意倾听，也愿意与你一同前行。